

曉讀書齋雜錄

曉讀書齋二錄卷上

自兩晉六朝以來國家凡有慶典及國喪輿駕孝子順孫  
義夫節婦諸名目並在錫賚之例惟宋書孝武大明六年  
大赦錫賚又增入慈姑一條殊爲創舉南史孝武帝紀刪  
去之非也

鑑湖本通潮汐後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環湖築塘瀦  
水蓋潮自此始淤塞今考論衡貴虛篇云浙江山陰江上  
虞江皆有濤卽是鑑湖通潮汐之證

爾雅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豈有蚌珠亦  
可證珠爲玉屬不可盡以蚌珠概矣亡友邵學士晉涵爲

爾雅正義極詳審獨引說文蚌珠以釋霍山之珠玉余嘗  
規之然卒未改也郭璞注云珠如今雜珠而精好不主蚌  
珠立說最爲得解

邲說文晉邑也春秋傳曰晉楚戰于邲公羊傳獨以爲邲  
水今攷水經注濟水於此又兼邲春秋傳宣十二年晉楚  
戰於邲卽是水也是公羊所云邲卽濟水矣古人一字不  
妄下況經傳乎

玉篇云鄭在滎陽宛陵縣按此條係野王篇舊本蓋晉省  
新鄭入宛陵至隋開皇十六年復置新鄭縣野王在陳時  
故云鄭在滎陽宛陵也

後漢書萬修傳爲信都尉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

按任光傳又云與都尉李忠令萬修蓋修或前爲尉後乃擢令否或以尉攝令事史文簡略不及詳載耳

淮南本經訓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高誘注疇華南方澤名按當卽國語依疇歷華二地

東陽人陳嬰封堂邑侯小司馬注史記功臣表云在臨淮蓋以嬰東陽人又隨義帝都盱眙東陽盱眙堂邑皆屬臨淮郡故以意度之以爲當在臨淮耳實則不然漢書地理志凡縣係封邑班固皆注云侯國而臨淮之堂邑不注

嬰傳  
爵至

曾孫季須至元  
鼎元年始國除

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於博州堂邑縣

下皆列入堂邑故城云在縣西北二十七里高帝五年封陳嬰爲堂邑侯卽此是陳嬰所封于漢在兗州東郡下非

臨淮之堂邑也後屬博州李吉甫樂史皆云隋開皇十六年以漢清縣發干二縣地置因縣西堂邑故城爲名惟杜

佑通典云博州堂邑漢舊縣舊唐書地理志云堂邑漢縣

後魏廢隋分清陽縣復置

按漢志祇稱清縣此及通典稱清陽縣似微誤則是漢

東郡下亦應有堂邑縣今攷後漢書鍾離意傳建武二十

五年遷堂邑令李賢注云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北又二

漢兗州下有堂邑之一證

按漢志萬戶以上爲令是兗州之堂邑在漢尙爲大縣故得稱

令若嬰所封或繫鄉聚或係一縣則不能懸斷

漢書功臣表云侯六

百戶則所封或非縣

要之非臨淮之堂邑則可信矣

水經注睢水東徑石馬亭西有漢伏波將軍馬援墓按援

扶風茂陵人本傳又云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

買城西數畝地槩葬而已所云城西者茂陵城西也下又云家上書訟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則是定葬於茂陵舊塋可知何緣遠至睢水旁卜冢元之說誤也

淮南原道訓彎棊衛之箭高誘注棊美箭所出地名也校棊卽淇古字通淇澳多竹故以爲美箭所出之地下兵略訓卽作括淇衛箇箛

春秋時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曲禮注曰生者不避相名說似可通矣然考鄭武公名掘突厲公名突祖孫同名又豈周人以諱事神之義哉

三國吳志孫權傳赤烏八年八月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按此卽今

丹陽城西抵句容達江寧府大道也小其當在今江寧句容界中俟攷明史丁賓傳爲南工部尙書自上元至丹陽道悉易以石行旅頌之蓋勳始闢道至賓則又易以石也今歷數百年石亦頃圯未知誰更續賓之功耳

張守節爲史記正義於地理最詳然亦有脫漏者春申君傳下云四君封邑檢皆不獲惟平原有地又非趙境春申等蓋皆號謚孟嘗亦是謚今攷詩居常與許鄭康成云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君邑於薛城則嘗非田文之謚矣史記云謚爲孟嘗君者蓋孟是謚嘗則食邑也或稱薛公或稱孟嘗者猶春秋時季札封於延陵又封于州來或稱延陵季子或稱延州來季子是也信陵君傳云魏亦復以

信陵奉公子則信陵明係食邑或曰卽春秋時之辰陵辰信同聲字又宋白云信陵君邑於甯今宋州寧陵縣也春申亦係邑名三國吳志孫亮傳亮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今江陰縣西三十里名春申浦俗名申港當卽其地也

說文至漢末始盛行張揖謨廣雅劉熙製釋名采掇此書爲多吳志嚴峻傳少耽學又好說文是矣韋昭唐固注國語亦多采說文

史記項羽本紀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斫之故背之也按古皆以面爲背三國時尙然吳志路統傳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面而不顧亦謂背之也劉敞作



漢書刊誤乃云面之直面向之耳宋人不通訓詁如此  
吾宗爲春秋時弘演之後歷見于姓譜姓纂諸書又云至  
唐時避太子弘之諱始改弘爲洪歷代譜系並遵之然竊  
有疑者三國吳志孫皓傳有五官中郎將弘璆注引吳錄  
云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諸葛瑾傳卽云孫權妹  
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按曲阿弘氏至六朝時尙爲著姓  
梁書上爲文帝作皇基寺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  
州買巨材東下云云夫弘氏能與帝族婚姻當亦江左世  
族而姓纂列洪氏宣城舒城毗陵三望顧不及之且孫皓  
傳有五官中郎將洪璆賀齊傳又有洪明洪進姓纂又有  
吳宣城太守洪矩是三國時江左既有洪復有弘二姓並

列非至唐初始改明矣不然又豈弘氏以避諱改洪與本  
姓洪者遂無別耶姓纂前一說云洪共工氏之後本姓共  
氏因避仇改洪因憬然悟曰洪與弘本截然兩派漢三國  
時之洪蓋本姓共氏因避仇而改春秋時及前後漢三國  
之弘則本姓弘氏至唐初因避諱而改一因避仇一因避  
諱二者不可混而爲一也然吾宗之洪則實係弘氏改者  
祕笈新書及林寶已明云監察御史洪察常州人本姓弘  
氏避孝敬諱改姓洪生子興起居舍人生經綸諫議大夫  
吾宗自諫議之後世次瞭然則又弘改爲洪之明證也今  
宣城丹徒並有洪氏倘皆係土著則與吾宗之洪蓋同姓  
不同宗耳

三國吳志太史慈傳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芴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芴說文芴複屋棟也棟極也鄭元儀禮注云正中曰棟夫人卽至長手不能及正中之棟明甚此屯樓蓋卽輶車之樓左傳楚子登輶車以望晉軍巢車若鳥之有巢其高下廣闊當亦僅容一身故手得持其芴以爲固耳

前史云倉頡沮誦造字蓋皆上古聖人通知天地象數之變又適值混沌始開神農氏已畫卦遂踵而製字然尙有天雨粟鬼夜哭以記變異此後聖如周孔皆奉行不怠不敢變一古文制一異字也至吳孫休始妄作聰明造爲竢菑冀羿等不經之字然身旣早夭妻子遂卽滅絕魏太武

始光二年亦造新字千餘未幾而身卽遭弑皆僭聖不經之咎也嗣後則唐武后制鑒字以爲日月行空未幾唐祚反正南閩劉氏制龔字以爲飛龍在天亦旋卽滅亡並不蒙其福至宋而王安石作字說亦顯背聖經自矜臆見皆小人無忌憚之尤于六書訓詁究無所損也他若秦以罪爲皐按字形罪當从网非聲此嬴秦法网日密之兆隨去是爲隋字書隋裂肉也此隋兩傳天下分裂之讖孰非變易古文之咎乎

唐元宗以鄭嫌近鄭改爲莫幽嫌近幽改爲邪忌諱益多喪亂轉至亦何益乎獨怪元次山爲唐代名公而欲合昏荒二字改諡隋煬帝夫或以一字不足盡煬帝之罪則改

二字謚可矣何必破古人之字方足罪近代之主哉此皆好奇之過深所不取

顧雍傳次子裕裴松之注引吳書雍母弟徽子亦名裕安有江東名族同祖兄弟並名裕之理注又引吳錄雍次子裕一名穆則名穆者是也徽子名裕字季寬則是名與字配且穆爲雍第二十子次第亦不得稱季明雍傳裕字誤晉書顧榮傳卽明言父名穆可證矣

宋史范純仁以麥舟助客前人以爲美談不知前已有行之者吳志全琮傳琮父柔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啟報柔更以

奇之二事實相類而人豔稱麥舟不及米舟者豈以琮後  
爲妻子所累至于覆滅雖有善事亦不欲道之耶然米舟  
麥舟二事皆在吳郡故特表出之

槃江始見于蜀志李恢傳諸葛亮南征戰于盤中卽此張  
疑傳亦有槃水王

今之人有別號非古也然亦未嘗無本史記秦本紀云帝  
令處父不與殷亂小司馬索隱曰處父蜚廉別號別號二  
字似始于此他若魏王肅云土者地之別號等類係泛論  
五行不指人而言

今江澗諸小神祠不稱王公卽號將軍甚至箭風淫祀亦  
有大王之稱青蛙小神並被將軍之號善乎南齊書周山

圖傳山圖義興義鄉人時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啟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世祖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以六朝偏安之主能爲此言過乎祀猫鬼賽淫神者遠矣

節度之名始于三國吳時江表傳云權爲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是節度之設本爲軍中糧運耳徐詳諸葛恪等並曾爲之至唐景雲二年始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自後節度遂爲領兵之官節制一方迄五代宋不改唐志及通典並云邊方寇戎之警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不知命名之由本樽節用度起見非旌節之節也

魏晉以來風俗淩夷極矣然秦秀議賈充之定謚何曾斥  
阮籍之居喪侍婢丸藥陳壽以之沈淪郡吏贈詩惠連因  
而擯斥則中正之設雖亦隨時世浮沈如上品無寒門下  
品無貴族之類  
而清議尙未盡廢也下逮六朝而風教始掃地矣

孟堅地理志漢末已盛行蜀志秦宓傳劉璋時宓與治中  
從事王商書引地理志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云云至  
晉初司馬彪撰郡國志又以孟堅爲宗志首行卽地理志  
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水奇異風俗所由至矣蓋推服如  
此

地理志西河有臯狼縣今攷左傳閔公二年晉伐東山臯  
落氏是臯狼係臯落之轉音非二地也史記秦本紀又云



蜚廉有子季騰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爲宅臯狼又云臯狼生衡父則臯狼係人名豈漢時立縣卽以人名爲地名如益州郡不韋之比耶疑宅臯狼者孟增始居于臯狼故云宅耳張守節正義于宅臯狼下亦云西河郡臯狼縣也是可證矣

三國時蒙莊之書盛行鄴下由嵇阮倡之也吳蜀則不然吳志孫登傳勸權修黃老之術蜀志秦宓傳老氏絕禍于未萌又云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皆以黃老並稱與東西京同

裴松之注引益部耆舊傳王商諫劉璋亦引老子闢之利器云云

吳地記鹽官太屬嘉興吳立爲海昌都尉治此後改爲縣今攷陸遜傳出爲海昌屯田都尉並領縣事是海昌既有

都尉又有鹽官縣也吳地記云後改爲縣恐非是

梁書知足傳顧憲之云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瓜祭下復有必字則集注以瓜字作必者非矣

今吳俗遇風信起及驟寒輒曰寒屍屍不知寒屍屍非佳語五行志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蚩作聲曰韓屍屍識者知韓氏將死也後果韓謐伏誅而韓族殲則三字實權輿于此何可襲其識耶

南齊書高逸徐伯珍傳伯珍東陽太末人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今攷漢書地理志太末下無九巖山惟劉昭注郡國志引東陽記云龍丘山有九石特秀林表龍丘萇隱居于此因以爲名復有巖

石外如窗牖云云疑九巖山之名後漢始有之東陽記遂因而錄之云耳蕭子顯以爲得名于班固蓋誤記也

吳孫休造竄糞等字亦略有所因會稽典錄載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是育已於六書外別造異字矣育所造字汗簡古文四聲韻亦間采之然云依體象類則尙不敢顯倍六書休傳云自丹陽徙居會稽數歲會稽卽治山陰休倘見育所製造因倣而爲之者耶

三國時吳郡有西部都尉見顧承諸葛瑾等傳而地理志不詳今按其治所當在丹陽或曲阿裴注亦云吳書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

人會新都都尉亦不詳治何所也又攷程普傳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東部旣治錢唐則西部當治京口耳時尙未分毗陵典農都尉也

溫都斯坦所製玉器其薄如紙有大小相承一器至十數具者余嘗于伊犁見之北齊書元韶傳齊神武帝以孝武帝后配韶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當卽溫都斯坦等國所進也溫都斯坦在北魏時亦西域大國左傳昭公六年使長鬣者相依本訓鬣當訓髮杜預注左傳始取韋昭說長鬣美鬚髯也北齊書許惇傳惇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鬣公蓋是時河外儒生伏膺杜氏

故取其說以爲據耳非鬣字本訓也

隋蕭吉五行正義引河間獻王問溫城薰君云云薰蓋董字之譌卽春秋繁露中五行對一條也溫城或卽董君長安所居地

龍可名爲蟲亦可名爲獸亦可名爲禽韓非子說難篇龍之爲蟲也王逸楚辭章句引傳曰河伯化爲白龍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使汝深守神淵羿何從得犯汝今爲獸爲羿射固宜是矣春秋繁露木傷敗則龍深藏木禽懼而不見是矣

纂敖澆古字並通論語纂盪舟王逸章句作澆盪舟說文作敖皆指寒浞之子而言集注從之近時有以爲此纂卽

丹朱者引管子曰若敖之在堯爲證然下云皆不得其死然則非丹朱明矣

說文邑部鄩祝融之後妘姓所封莊子齊物篇昔者堯問于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司馬彪注三國名崔譔云三國宗一膾二胥敖三校膾當卽鄩古今字也

古人雖倉猝戲語亦皆有本南史王融傳沈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淮南道應訓盧敖就而視一土方卷龜殼而食蛤梨高誘注蛤梨海蚌也昭略語蓋本此

史記秦本紀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爲趙氏此秦氏趙所由來也淮南人間訓秦王趙政兼吞天下高誘注以爲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者非

御覽引方輿記云新蔡縣葛陂費長房化竹之所後漢于此立葛陂縣太平寰宇記亦同按後漢未嘗立此縣二書不知何據杜佑通典又云新蔡縣有葛陂亦後漢葛陵縣也今本葛誤舊今攷河南圖經葛陵故城在新蔡縣西北五十里則作葛陵爲是然亦恐非後漢所立也

晉書藝術幸靈傳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吏令各作箸一雙太平廣記引豫章記箸作楫是引船之楫又通名爲箸矣然疑晉書箸字係篙字之譌也

淮南王安作書亦避厲王長之諱如長短爲修短左傳封豕長蛇作封豕修蛇等是也

修務訓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千萬屬之子虎高誘注秦

大夫子車鍼虎殊誤鍼虎穆公時人且已從葬不得尙在  
且左傳明言子虎則非子車可知

太平寰宇記引輿地志漢盱眙縣屬下邳晉初屬臨淮郡  
今攷盱眙縣前漢本屬臨淮郡後漢乃移屬下邳耳輿地  
志誤也

史記秦本紀昭王更元後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不言張  
儀儀傳亦同惟甘茂李斯列傳皆言張儀西并巴蜀茂斯  
距儀不遠且言本國事必當有據司馬貞引蜀記亦云張  
儀伐蜀蜀王開戰不勝爲儀所滅今細考之儀之伐蜀蓋  
在秦惠文王後十四年蜀相殺蜀侯之時非後九年事也  
酈道元水經注可證矣注云秦惠二十七年遣張儀與司



馬錯等滅蜀遂置蜀郡儀築成都以象咸陽蜀圖經亦云  
成都州城秦惠王二十七年張儀所築攷惠王後十四年  
統前十三年實二十七年圖經係所傳舊本故酈元李吉  
甫皆因之立說耳並言司馬錯者二次伐蜀或錯亦預往  
故并及之李斯列傳下小司馬所說非也

常璩蜀志儀築  
咸都城亦在二

十七年御覽引郡國志亦云咸都城  
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城象咸陽

史家記事美醜各出卽如蓋延傳左馮翊注引續漢書曰  
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而第五倫注又引華嶠書曰蓋延  
代鮮于褒爲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云云是其行  
事若出兩人華嶠馬彪未知誰是竊以范書于延爲左馮  
翊下不置臧否最爲得之彪嶠之倫或有畸重畸輕之病

也

經傳所有之字說文玉篇不載者如邑部無郟字

見左十七年說

文無蓋

郟字

見左傳定十三年

又玉篇廣韻皆無郟字今攷水經

注伊水下新城縣有郟聚今名蠻中是也郟字當卽同鄭字說文鄭廣漢鄉名

宋書少帝紀景平元年十二月省寧州之江陽犍爲安上

三郡合爲宋昌郡今攷江陽犍爲二郡晉宋志皆屬益州

又別無安上郡

州郡志并無宋昌郡

俟再考

又劉粹傳封瀡縣男按瀡縣應作瀡陽沈志瀡陽縣晉惠

帝時分安陸縣東界所立

通典徐州下云晉置宿遷郡按晉安帝置宿預郡後始改

爲宿遷通典誤也

水經注淮水下引十三州志云富陂縣漢和帝永元九年分汝陰置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縣也今攷漢書地理志前漢汝南郡本有富波縣東觀漢記光武封皇考姊子爲富波侯王霸傳建武二年亦從平鄉侯改封富波安得云和帝時立十三州志蓋誤也

十三州志又云漢武帝分穀熟置亳

亳薄古字通

今攷前漢山

陽郡有薄縣無穀熟縣續漢書郡國志始有之安得云分穀熟爲薄十三州志每有此謬說不足據也

宋書劉懷慎傳高祖遷都壽春懷慎督北徐兗青淮北諸軍事中軍將軍徐州刺史按晉書恭帝紀元熙元年八

月劉裕移鎮壽春以劉懷慎爲北徐州刺史宋書武帝紀  
亦同今考壽春屬淮南郡東晉亦同太元後又僑立南梁  
郡及睢陽縣于此義熙十二年封劉裕爲宋公以迄元熙  
元年進封宋王前後二十年內並無淮南南梁二郡不知  
何以都在壽春俟攷

劉粹傳以豫州刺史領梁郡太守鎮壽春者梁郡卽南梁郡也

顏氏家訓文章篇引吳均破鏡賦邑號朝歌顏子不舍按  
此事不知所出或係曾參之誤

晉陽劉毅傳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安豐五郡  
諸軍事按安豐下脫堂邑二字應從何無忌傳增入

元和郡縣志邵州邵陽縣云本漢昭陵縣後漢改爲昭陽  
今攷續漢書郡國志無改昭陵爲昭陽事吉甫蓋誤又宋

書州郡志邵陵縣下沈約云二漢無今考水經注邵陵本  
昭陵也則吳特改漢舊名非本無此縣沈約亦誤

晉書溫嶠傳初蘇峻黨路永匡術賈窳中途悉以衆歸順  
王導將褒顯之嶠言術輩首亂全其首領爲幸已過何可  
復寵授導無以奪今考劉超傳超與懷德令匡術密謀奉  
帝而出未及期事泄云云庾亮傳亮征郭默率將軍路永  
匡術等又云時王導輔政委任趙允賈窳諸將並不奉法  
云云則述等仍蒙顯授至委以腹心不以嶠言而止也周  
札開門旣蒙寵贈術允降賊又使牧民將兵前人以導爲  
敦黨豈盡有激之言哉

史記索隱曰秦自宣公以上皆史失其名今按世本古史

攷得穆公名任好按任好之名見于春秋經傳何必待世本古史耶可云舍近而求遠矣

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云長沙人桓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以妻之伏氏柔少有國色云云伯序卽桓階魏志列傳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碑以緒爲序古字通階傳言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傳所云已結婚者當屬階之元配碑所載伏氏者旣云柔少則或是階之繼室書此亦可補裴松之注之缺

左傳桓十一年雍氏宗有寵于宋史記鄭世家集解引服虔云雍氏爲宋正卿故有寵今攷宋六卿春秋時皆用公

族此雍氏或當與宋同宗元和姓纂亦云宋有雍氏本子  
姓也似可證服虔之說然傳云雍姑則非子姓可知故賈  
逵此下注云雍氏黃帝之孫姑姓之後爲宋大夫則服說  
爲無據矣至姓纂又雜采譜系不可爲準

偶閱元牟巘陵陽集其九日詩序云陶公再爲建威參軍  
劉裕幕府也今攷裕在晉末未嘗爲建威將軍宋書謝晦  
傳晦嘗爲孟昶建威中兵參軍則淵明爲建威參軍或亦  
孟昶所辟校晉宋書隱逸傳年代亦適合而巘云云豈晉  
宋書亦未讀而妄欲立異論乎吾友莊述祖云靖節爲建  
威參軍在乙巳三月爲義熙元年晉史安帝紀義熙元年  
三月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桓振或又謂劉敬宣以建威將

軍鎮潯陽辟靖節爲參軍雖未知孰是然亦可證其非劉裕矣

漢書地理志東海郡下應劭曰秦郯郡地形志郯郡秦置漢高改爲東海御覽引十道志海州爲東海郡秦爲薛郡地後分薛郡爲郯漢改郯爲東海郡是秦三十六郡內有薛郡又有郯郡也今攷秦三十六郡之名見于裴駟史記集解常疑其所列未諦蓋與其信集解不若以馬遷班固應邵等言爲據細校地理志班固原注所列秦原置郡名若河東太原上黨三川東郡潁川南陽南郡九江泗水鉅鹿齊郡琅邪會稽鄣郡漢中蜀郡巴郡隴西北地上郡九原雲中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南海桂林



象郡邯鄲碭郡薛郡長沙他若黔中郡見于史記楚世家  
郟郡見于應邵漢書注所謂三十六郡也內史爲秦所又都不在此數  
攷漢東海郡本秦郟郡所改漢魯國本秦薛郡所改水經  
注始皇二十三年置薛郡至三十六郡之分則在二十六  
年疑分薛爲郟亦卽在此年也

漢書高祖紀以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交爲楚王  
而楚元王交傳則又云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今攷  
碭郡漢爲梁國彭城漢屬楚國史記楚元王交世家交爲楚王都彭城  
封不當有碭郡地疑當以傳言爲是也

地理志豫章郡莽曰九江元和郡縣志于洪州饒州吉州  
袁州下並云秦屬九江郡則高帝未置豫章郡之前地皆

屬九江莽蓋復故名也

裴松之注魏志文帝紀引魏書帝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隗囂灌洛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洛陽係略陽之誤囂激水作隄灌略陽見來歙傳

後漢書陳實傳除太丘長李賢注屬沛國按漢書地理志沛郡無太丘縣惟敬丘縣下應劭曰春秋遇于犬丘明帝更名犬丘下犬字應作太傳寫點誤在上耳然則犬丘卽敬丘近錢少詹大昕漢書攷異疑敬丘爲瑕丘似誤水經注淮水又東徑太丘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故敬丘也

韓非子齊有豫章之門或當以大木得名

南陽郡有義陽縣始于魏文帝黃初中至義陽郡之立則

又在晉武帝太始中在兩漢則平氏縣之義陽鄉也漢書功臣侯表義陽侯衛山下注云平氏是矣至東晉省義陽縣則又併入平春

漢書地理志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說文江水至會稽郡山陰爲浙江水經江水又東徑餘姚縣故城南縣西去會稽百四十里因句餘山以名縣山在餘姚之南句章之北也江水東注于海又沔水下云餘暨之南餘姚西北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今按分江水至餘姚中隔浙江故前人以爲疑不知分江水本合浙江浦陽江始入海水經注之外道元所引闕駟十三州志可證矣云江水之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于餘暨東合浦陽

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又云許慎晉灼並  
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蓋分江水自石城已下已合南江  
南江至會稽郡又兼浙江之名近日阮侍郎元作浙江圖  
考亦以浙江爲禹貢南是也

宋葉夢得避暑錄今錢唐江乃北江之下流北字似微誤

當作南江之下流爲是

東觀漢記蔣翊字元卿後母憎之伺翊寢操斧斫之值翊  
如廁按前漢書鮑宣傳云蔣詡字元卿爲兗州刺史亦以  
廉直爲名云云此蔣詡當卽東觀記之蔣翊以字近而譌  
也玉篇詡普也大也徧也詡有大義故詡字元卿若翊則  
說文云飛兒與字元卿不相應矣

郡國志廣陵郡海西故屬東海今攷地理志東海郡無海

西有海曲海曲蓋卽海西之譌也功臣表李廣利以太初四年封海西侯沈約宋志亦云臨淮郡海西前漢屬東海是矣至前漢亦有海曲縣屬琅邪郡劉盆子傳所云琅邪海曲有呂母是也

臨淮郡海陵本戰國時楚海陽地後漢縣省晉太康中又立復名海陽屬廣陵漢晉地理志縣下皆云有江海會祠可證

朱雲右扶風平陵人今山東通志歷城縣東有朱雲墓非是蓋因漢濟南郡亦有平陵縣而誤不知此平陵兩漢皆曰東平陵至晉永嘉以後始去東字耳

地理志沛郡公丘故滕國周懿王子所封小顏云懿王當

作文王今攷春秋左氏傳隱七年正義引地理志卽作文王是懿字係傳寫之誤

鄆說文宋魯間邑玉篇北海都昌縣西有鄆城是也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郡鄆部杜注都昌縣西有訾城訾卽鄆釋文玉篇二字同子斯切蓋古字通廣韻收二字亦在一處惟注云鄆城名屬海北海北當作北海誤倒耳

余以遣戍出關道出巴里坤至天山脊憩關神武廟親讀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蓋永和二年八月日也姓諸伯益之後封于蜚鄉因以爲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从衣至敦煌太守裴遵始自雲中徙居河東姓譜之裴遵疑卽紀功碑之裴岑也吳人讀遵岑音亦相近

渠上有二一齊之渠上左傳昭公十一年楚申無宇曰齊渠上實殺無知郡國志齊國西安有遼上里古渠上是也今故址在青州府臨淄縣西一莒之渠上左傳成公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上公立于池上九年楚子重伐莒圍渠上及下楚入渠上地理志北海郡安丘注孟康曰今渠上亭是也今在青州府安丘縣南一里地雖甚近然實係二區近方志或合爲一非是又方志于莒州下復載渠上里亦非

呂覽簡選篇吳闔閭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庫廬高誘注國名余按地理志琅邪郡裨卽春秋時向國韋昭國語注卷十管敬仲云夷吾之字也卷十一管敬子

又云敬子管仲之謚一書之中前後不同如此

玉篇廣韻涪縣名在酒泉今地理志郡國志酒泉郡樂涪  
字皆从官非是

史文往往夸而不實卽如吳起傳起爲楚相南平百越北  
并陳蔡夫陳蔡之滅久矣豈待吳起始并之哉

蘇秦傳韓卒之劍戟皆出于冥山此冥山卽冥阨司馬彪  
以爲在朔州非今考莊子云南行至冥北面而不見冥山  
言其近也冥阨在韓楚之界山南卽楚山北屬韓

太史公爲父諱故凡名談者皆改爲同獨李斯傳兩言宦  
者韓談豈錄舊史文不及盡削耶否則後人所追改

南史梁始興王蕭憺傳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言荆土方



言謂父爲爹今考字書吳人呼父曰爹今俗尙然是吳楚  
口音同也

張載七命駕紅陽之飛燕李善注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駿  
馬圖有含陽侯驃含卽紅聲之誤不知非也夫含陽旣係  
駿馬名不得又云含陽之飛燕明矣攷漢書元后傳外戚  
五侯有紅陽侯王立傳明言五侯皆羅鐘磬舞鄭女作倡  
優狗馬馳逐云云則必畜駿馬可知飛燕或卽紅陽侯立  
駿馬之名也下句云驂唐公之驥驎卽可互證

曉讀書齋二錄卷下

陽湖洪亮吉著

古箭鏃皆以石爲之說文砮可以爲矢鏃賈逵國語注砮中矢鏃之石是也亦以銅爲之說文云从金族聲李巡爾雅注曰以金爲箭鏃也近人有得長平箭鏃者驗之皆以銅爲質若以鐵爲鏃實始于三國時諸葛孔明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亮損連弩爲之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是矣

道經德經山經海經古人本皆區別如老子著書上下二篇述道德之旨上篇爲道經下篇爲德經是矣若伯益之書五臧山經以下名爲山經漢儒引之者止稱山經是也

海外經已下始名海經自後人取簡便之稱遂合名爲山海經道德經然統舉其經則可若止引道經而名之曰道德經止引山經而名之曰山海經則非矣

陸德明釋文卽分道經德經音義

左傳閔公二年狄入衛傳未追言衛事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夫以宣姜及公子頑之惡而所生子及女子盡賢戴公文公則亡而能復國者也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皆能拯衛難者也賢而又有文載馳一篇許穆夫人所賦河廣一篇宋桓夫人所賦但不知夫人何以遭出河廣詩序所云生襄公而出居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此河廣所由作也

夫以朱襄公之賢又豈不思其母哉劉向說苑立節篇可證矣云朱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襄公固請立目夷而已爲之相桓公問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于衛是背母也蓋實念母而又不敢明言其旨故託之于舅氏以爲舅愛臣耳若宋襄公母子均可謂之不幸矣說苑言桓公後妻生目夷卽桓夫人遭出後復立者以春秋時制言之蓋卽桓夫人之姪娣也

三國吳志載魏文帝報權書埋而掘之古人所恥裴松之注引國語云狸埋之而狸掘之是以無成功今攷吳語作狐埋之而狐掘之此變文言狸者豈松之私有所諱否則

狐與吳同音故易以爲狸耶

爾雅東陵𪔐司馬彪莊子注以爲東陵陵名今屬濟南元和郡縣志東陵在章丘縣南二十八里今攷之非爾雅所云東陵也惟水經注引禹貢至于東陵以爲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縣字傳寫之誤按梁書韋叡傳合肥旣平高祖詔衆軍進次東陵東陵去魏甓城二十里此則禹貢爾雅之所云東陵矣夫禹貢本云過九江至于東陵則東陵自在九江之下蔡氏以岳州巴陵縣當之亦非也

姓苑姓譜諸書有極可哂者如謂子胥抉目吳門因號子胥門子孫乃以胥門爲氏不知子胥之前已有胥門巢又云申屠周幽王后申氏兄申侯之後支系居安定屠原因

以爲氏不知申侯之前已有申屠狄其他又可以類推矣  
樊地有三郡國志河內郡修武有陽樊欒茅田服虔云樊  
仲甫所居故名陽樊一也圖經引舊說周宣王封仲山甫  
于樊後因氏焉在今南陽即今樊城二也說文樊在京兆杜陵  
鄉玉篇樊鄉名在京兆杜陵亦作𡵓三也然服虔之說與  
圖經所引又不同疑在修武者仲山甫所居係食采之邑  
在南陽者仲山甫所封國耳

玉篇言部謎隱語也徐鉉說文新附及廣韻並同不知非  
也說文頁部𡵓難曉也卽係謎字正文徐鉉等不知六書  
故復重出耳

國語日月會于龍虩虩字字書不見向疑爲豚字之訛廣

雅豚臀也玉篇豚尻也字書豚尾下竅也與賈侍中龍尾之義並同然豚字亦僅見于廣雅而說文無之古文豚豚同疑豚字先傳寫作豚後又誤作獮也此條丁未年欲疏國語曾寄質錢少詹今少詹集中有見答一書亦議及此所見與鄙意同爰附錄之以志人琴之感玉篇豕部又別出豮字云音卓龍車也不知豮豚實一字然卽其音卓亦可知豮豚聲近聲轉卽爲豮也

列子湯問篇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此卽鄒衍大九州所本

離婁高誘注及韻書以爲孟軻門人殊誤

高誘淮南王注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

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  
今攷孟子舜流共工于幽州賈逵左傳注窮奇共工也其  
行窮而好奇放驩兜于崇山賈逵云渾敦驩兜也殛鯀于  
羽山賈逵云檣杌鯀也惟饕餮不言則竄三危者當卽指  
饕餮耳又高誘注崇山南極之山羽山東極之山幽則北  
極獨不言西極孔安國曰三危西裔之山水經注三危山  
在敦煌南肅州圖經云白龍堆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是爲  
西極要路是矣

禹貢錐指引肅  
州舊志亦同

臧獲古皆以爲奴婢之名獨高誘注淮南主術訓注曰臧  
獲古之不能御者魯人也似又以爲臧孫氏之族必當有  
所本



郡國志河東郡解縣有解城晉大夫解揚解狐等類皆食  
采于此因以爲氏今攷韓詩外傳晉大夫解居父聘于吳  
此居父當亦以采地氏者其聘過陳事亦見王逸天問章  
句

吳志孫登傳臨終上疏言及諸葛恪諸人蓋皆宮僚也末  
又言謝景虞翻志節分明始總言凡此皆陛下日月所照  
選置臣宮是虞翻亦當爲東宮官屬而翻傳不言蓋史文  
略耳

家語載孔子數少正卯之罪云行僻而堅言僞而辨云云  
皆本管子法禁篇下云如此者皆聖之禁也疑太公之誅  
華士罪亦當與少正卯同

玉篇俗字極多遇蟲類則必增虫如爾雅傳負版作蟬蟬  
蜚繼英作蠟蜨鳥類則必增鳥如夷由作鵠鵠馬類則必  
增馬如四躡皆白前二目曰隼隼前皆增馬旁魚類則必  
增魚當互皆作𩺰𩺰之類不勝枚舉

漢康居國與大宛相近按漢書陳湯傳殺郅支單于於康  
居而劉向理湯疏已云揚威在昆山之西明今天山卽昆  
侖山不必專指葉爾羌以上者爲昆侖山也西域傳匈奴  
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十餘里南  
北千餘里此大山卽昆侖山河卽黃河也下云其南山東  
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漢南山卽今涼州以東至西安府  
之南山也

曾子出妻見家語子思出妻見檀弓孟子出妻見荀子解  
蔽篇禮經又云孔氏三世出妻何聖賢之多不幸也

兩宋說部稍有根據者如夢溪筆談容齋隨筆揮麈錄齊  
東野語等不及十種然其中卽有極可哂者如野語載鄧  
艾征涪陵射獒母子等事今攷蜀志鄧芝傳注載華陽國  
志又一說云芝見獒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獒母其子  
拔箭以木葉塞創云云此蜀鄧芝事而野語以爲魏之鄧  
艾豈陳壽三國志亦未見耶且艾亦何嘗至涪陵其誤不  
辨自明矣

北齊書高乾傳上云爾朱榮弑莊帝下又云榮死乾馳赴  
洛陽莊帝見之大喜云云一傳之中不應舛錯如此今攷

孝莊實爲爾朱兆所弑魏書北史並同乾傳榮弑莊帝字榮蓋兆字之譌也

孟子萬章篇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小爾雅廣言艾止也杜預左傳注艾息也蓋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止息文子云妻子備而孝衰於親即可作此注解故下卽云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見之矣明終慕父母者惟大舜能之餘則或移于君與色此中人以下盡然聖賢亦不皆以大孝責人也曲禮五十曰艾周書諡法七十曰艾又有衰老之義鄭元禮記注及小爾雅艾老也此少艾艾字可訓止亦可訓衰趙岐注艾美好也集注從之然艾訓美好不見他處又王逸楚辭章句幼少也

艾長也故下卽云擁護萬人長少使各得其命艾似無美好之義容俟與精訓詰者再質之

同一王芻也衛風以興君子楚辭以喻惡人同一芰荷也鄭風以比美德楚辭以譏小人同一柏實也宣尼以比後凋之節方朔以方閉塞之心同一桂樹也小山以興忠貞七諫以比佞諂豈遷地弗爲良抑所見者心自各異乎

高誘戰國策注公孫衍魏人也仕于秦六國時號爲犀首少日讀此卽疑犀首爲官名而無確證後讀莊子釋文引司馬彪曰犀首爲官名也若今虎牙將軍公孫衍爲此官始大悟因是知雜號將軍亦起于戰國漢書百官公卿表亦言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時置

又按雜號將軍并不起自戰國春秋時卽有之氏族譜楚文王庶子有列威將軍何上寄是也亦見廣韻

楚辭九章之九折臂卽左傳之三折肱特甚言之耳

史記刺客列傳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韋昭及裴駰集解皆云飲酒裨榼也然韓非子喻老篇云漆其首以爲涑器呂覽又作涑杯夫襄子旣深怨智伯則以其頭爲裨榼似尙不足泄憤明當以韓非等說爲是蓋此亦如史記酈食其傳沛公不好儒諸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涑溺其中韓非所云涑器當亦如此耳

淮南說山訓桀有得事高誘注若作瓦以蓋屋遺後世也按有虞氏已有瓦棺則瓦非自夏始周書云神農作瓦器

倉頡篇陶作瓦舜始爲陶衆經音義陶又通作姚余以爲  
神農作瓦近之故孟子云舜陶于河濱明舜時已有瓦矣  
古史考云夏昆吾作瓦世本夏臣昆吾更增加瓦器昆吾  
係夏桀時人故又以爲桀作瓦也

字書犬生二子曰獅廣韻同 是狻猊玉篇狻猊師子也

獅皆爲犬類故字亦从犬

說文無獅字正作師

今俗畫獅子尾毛大

如斗犬有一種亦如之玉篇獅猛獸也蓋師實犬之猛者

耳或以爲神獸及外域異種皆非也符瑞志等獅並作師

師正字獅俗字

說文無獅字正作師

蓋騶虞六駁皆馬類故字从馬

封虞黃麟皆豕類故字从豕獬豸獅子皆犬類故字从犬

麒麟麋麇皆鹿類故字从鹿犀神獬皆牛類故字从牛

楚辭七諫恨申子之沉江王逸章句申子伍子胥也吳封之於申故號爲申子也按子胥所封之申或卽今江陰之申浦

又遇厲武之不察兮王逸章句卞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或毀以爲石王怒斷其左足武王卽位復獻之按史記楚世家無厲王以武王上推之厲王當卽蚡冒也然以韓子證之御覽八百五玉部下則云先獻厲王再獻武王與逸所說同御覽四百八肘部下又云先獻武王再獻文王一書而先後所引不同疑當以後一說爲是

宋史邊歸讜傳晉天福中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嘗上言使臣過州縣券料外妄自徵需以豐儉從多索人鹽用遞



行李挾命爲勢凌下作威供億稍遲卽加鞭箠吏民受辱  
甯免怨嗟云云足見驛站之擾自唐以後卽然然僅索人  
驢不敢多騎驛馬今則一使出空驛不足以給之至數州  
縣津貼一縣并役及民贏民馬者矣站規門禮又盈百累  
千食物器具所不屑帶也書此以志古今之不相及夫州  
縣之虧缺起于驛站驛站之擾害由于使臣畱心于國計  
民生者盍于此加之意哉

定制叩關者皆照衝突儀仗例發邊遠充軍非過也蓋國  
家設府廳州縣督撫司道原以爲民理冤抑申屈滯耳今  
刁民于田土細事鬪毆薄斃輒敢上控豈國家設官分職  
之遺意哉余嘗見州縣衙署創建在百年以前者門闕必

有榜云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赴訴者不由縣而徑至府不由府而或徑訴司道已有應得之罪况敢以瑣事上瀆天聽乎此等當設一例限小民先以事訴縣一月內不爲審理者許訴府訴府一月不爲審理者許控司道司道一月不爲審理者許控督撫督撫一月不提訊審結者方許上控如此既可警州縣擔延之弊亦可杜軍民越控之繁然刁猾之徒不妨預寫六七呈分雇多人于督撫司道府州縣處一日投遞以求免越控之罪然此亦有法果有事上控則必于狀內申明于何日控縣何日控府何日控督撫司道皆不得直以至上控如此層累而上已及半年半年尙不得直則叩閭越訴亦宜倘如此立法庶紛紛入

都干冒例禁者不至朝夕接踵于輦下乎然此法亦非創  
昔本有行之者矣隋開皇元年詔民有枉屈縣不爲理聽  
以次經郡及州若仍不爲理聽詣闕伸訴是也

公輸班趙岐孟子章句一曰魯昭公子也今考公輸與公  
衍公爲名皆相類岐說當有所本檀弓引公輸班亦正與  
孔子同時薛綜西京賦注亦云魯哀公時人也

漢書梅福傳其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  
卒云按吳市門所在前人說不一今攷傳言後人有見福  
于會稽是時會稽未分吳郡則此吳市門卽在今之吳縣  
無疑或又以爲在南昌者皆不善讀書之故

晉松滋郡縣有四地志皆分析不清今考松滋之名起于

漢始元五年本爲侯國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有松滋注云侯國是矣後漢省當是晉初復立又移屬安豐郡也安豐郡本分廬江郡立是安豐之松滋卽廬江之松滋無疑矣至晉成帝又于尋陽僑置松滋郡遙隸揚州圖經今廢縣在九江府德化縣東至安帝又省松滋郡爲松滋縣晉地理志所載是也此松滋僑縣之一若荊州南郡之有松滋縣沈志云疑是有流民寓荆土故立今湖北荊州府松滋縣蓋尙承晉僑縣舊名此松滋僑縣之二今實土郡縣皆已改移惟荊州之僑縣獨存諸輿地圖經或反以此爲漢舊縣故詳辨之

晉大夫惟范宣子最無家法女適欒氏者至殺其子而滅

其宗適董氏者又訴夫而繫之蓋武子文子之遺規蕩然  
矣再傳而滅有以哉

孟子言孟獻子有友五人焉晉語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鬬  
臣五人當卽是也

史記孟軻鄒人也小司馬云鄒魯地名又云邾人邾又徒  
鄒故名前人又謂春秋之後邾始改名鄒其實不然蓋邾  
鄒聲之轉其實一地也鄭語史伯謂鄭桓公曰東有齊魯  
曹宋滕薛鄒莒是春秋之前邾已名鄒矣

濡水之名不一而足今灤河名濡水班固云肥如縣濡水  
南入海陽是也北易水亦名濡水班固云故安縣濡水亦  
至范陽入涑是也俗呼之爲北濡外則有自完縣發源者

本名祁水亦名濡水今土名方順河俗呼之爲南濡又高陽縣亦有濡水下流爲依城河杜預昭公七年左傳齊燕盟于濡上是又若別一濡矣水經注又云元水有小濡水之稱是與前凡五也然杜預高陽縣東北之濡水正義已譏之云高陽無此水

林寶作元和姓纂徵引頗詳然如箝耳一姓唐天寶中有箝耳大福爲哥舒翰裨將見翰傳而寶不錄

晉卻缺諡成子見內外傳然新唐書呂諲傳博士獨狐及議諲諡曰冀缺之恪甯俞之忠隨會不忘其君而皆諡曰武是缺之諡又當爲武非諡成矣成武字正書本相近豈武字傳寫誤爲成耶及爲唐中葉聞人所著有獨狐常州

集不應疎陋若此疑別有所本也

鄆說文姬姓之國玉篇鄆國名鄆字林畿內地鄆周大夫名

涇水由涇縣入江說文冷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清水地理志宛陵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清冷涇音同三水實一水也

玉篇疒部引埤蒼云晉大夫冀叔庖也今攷廣韻集韻庖皆作庖左傳瑕飴甥竹書紀年作瑕父吕甥則吕或係瑕父之名也僖三十二年傳云復與之冀則苒本封冀可知故埤蒼云冀叔庖

庖庖吕古今字

漢書武帝紀元封四年詔曰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其赦汾

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  
小顏云楊氏河東聚邑名今攷楊氏卽河東郡楊縣非聚  
邑小顏說非也

三國魏武帝紀漢相國參之後裴松之注引王沉魏書云  
周武王封曹俠于邾春秋列于盟會至戰國爲楚所滅曹  
相國參卽其後今攷史記漢書參傳並不云繫出于邾姓  
譜載魏武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廣韻所引亦同皆不  
言繫出于參疑魏受禪後有所附會王沉遂依以爲說也  
又攷松之注引魏書建安二十二年秋八月令云蕭何曹  
參縣吏也若果係參後則操自作令不宜如此明後人附  
會可知

按曹爲邾後尚有所徵宋書符瑞志引邢史子臣  
言後四百年邾王天下是也唐宰相世系表亦不



言曹爲相  
國參後

古人剖玉爲珠故珠字从玉古人屑米爲粉故粉字从米  
古人範土爲璽故璽字从土今說文珠云蚌珠粉云傅面  
之粉璽云王者之印皆非本訓也又人部伉云人名疑當  
云伉高亢也又人名伊云殷聖人阿衡也疑當云伊水名  
又殷聖人阿衡蓋伊尹生于伊水故姓伊似不當以伊字  
專屬伊尹

又竹部簾堂簾也堂廉字不當从竹按釋名簾廉也自障  
蔽爲廉恥也玉篇簾編竹惟廣韻簾簾箔義並同疑說文  
有誤字

地理志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領零陵等十縣按零陵

縣蓋先郡置藝文志有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據

此則秦時已有零陵縣不自漢始矣

劉逵吳郡賦注亦引秦零陵令上書云荆

軻拔匕首卒刺陛下云云是零陵令有上始皇書又有難李斯書也

三國時吳張紘謂權曰秣陵楚武所置名爲金陵按春秋楚境不及此又歷代輿地志並云建業戰國時楚金陵邑蓋戰國時楚已滅越則地盡東海置金陵邑當在此時疑武王當作威王傳寫誤也史記楚世家楚威王伐徐敗之于徐州徐廣音義云時楚已滅越而伐齊是矣紘說見江表傳或江表傳誤以威王爲武王也

八音所以宣八風也今八音祇存七而天氣不能宣矣

晉白

以後無

四瀆所以疏四氣也今四瀆祇有二而地脈不能

匏音

泄矣天氣鬱此八風之所以不暢也地脈塞此四氣之所  
以不調也州縣少廉平之吏東南多水旱之災有以哉

西京桓氏皆能著書桓寬鹽鐵論桓譚新論是矣所著皆  
名論又皆官郡丞寬官廬江郡丞譚官六安郡丞亦屬異  
事三國魏二桓亦並能著書桓威有渾輿經桓範有世要  
論

爾雅朕我也說文同而闕其義按攷工記函人爲甲眡其  
朕鄭司農注朕爲草創今朕字立舟部或始造舟之時名  
之爲朕以其有草創之義遂以得名亦未可知

漢丹陽郡有春穀縣列史地志皆不注命名之義卽今南  
陵銅陵等地也五穀成熟皆較他縣爲早每歲二月已蒔

秧六月中已有新穀疑縣名因春時已種穀故曰春穀也  
土人亦有此說今故附記之

吳志云甯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獨劉達吳都賦注作甯  
飲建業水不向武昌居蓋歌謠本無一定各據所傳聞故  
不同耳

說文𩚑并脅也晉文公𩚑脅論衡作比脇金樓子作𩚑脇  
並同今左傳本作𩚑𩚑𩚑古字一也然𩚑脅亦非異相大  
抵多力者合𩚑居多故史記商君傳趙良謂鞅曰多力而  
𩚑脅者參乘是矣

薛綜劉逵等注三都兩京引左傳皆用服氏由時無杜注  
故也酈道元注水經裴駟作史記集解亦多引服義時服

杜尙並行北史儒林傳所云江左則杜元凱河洛則服子  
慎是矣孔穎達疏詩釋道元注一切經宋初諸人輯太平  
御覽采取服說亦多足見公道自在人心而服注之亡亦  
在北宋以後矣賈公彥周禮儀禮二疏亦多取服說而不甚取杜然南史王僧儒傳春秋美疾不如  
惡石獨引服子慎注則江左亦非專主杜預可知又南史  
儒林傳崔靈恩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餘義以明之王  
元規傳亦言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  
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

馬取鳥名鸛鵒是也獸取木名檣杙是也木取獸名六駿  
是也鳥取木名石林是也魚取獸名虎鹿是也獸取魚名  
驪魚是也牛取木名椒櫟是也

狀元非第一人之稱榜眼非第二人之稱探花非第三人  
之稱唐摭言所載狀元皆係新及第之人不必皆第一又

宋周益公省齋文集有回第二人葉狀元適啟回第三人李狀元寅仲啟是第二第三均得稱狀元矣宋王禹偁送第三人朱巖先輩從事和州云榜眼科名釋褐初是第三人亦呼榜眼也至探花則以榜中年最少者爲之不必皆第三人天中記唐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徧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摠言亦言探花主宴主酒主茶之類皆錄事所辟明無一定也

權輿揚雄云天地未祛也故權輿亦名堪輿張晏漢書注云堪輿天地之總名許慎淮南注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爾雅以權輿爲始亦此義或以爲權者木之始輿者車之

始不知權輿二字爲雙聲或亦作權輿皆連文不可折也  
春秋時孔子老子老萊子墨子楊子並先前同時而學術  
各不同史記老萊子與孔子同時列子云楊朱南遊沛逢  
老聃莊子云孔子南遊之沛見老聃又云楊子居南之沛  
陽子卽楊朱也

戰國時孟荀莊列申韓尸商騶慎等亦並同時而學術各  
不同以是知一道德同風俗惟三代以前然也

老子老萊子雖皆楚人雖皆爲道家言而學術各不同一  
爲周藏室之史故孔子就之問禮魏書崔浩傳所云老聃  
習禮孔子所師是也一惟主清虛而已老子則西入關終  
于關中水經注蓋屋有大陵世謂之老子陵合之以莊子

所云老聃死秦失弔之文是老聃死于秦也劉向云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陽楚王至門逆之遂去至于江南而止是老萊子生平未嘗出楚境與老子一東一西蹤迹亦不同矣

說文援履法也今俗猶稱履法曰援頭

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十四縣其一陽阿郡國志上黨郡所領惟少余吾未嘗有增置也元和郡縣志後漢于涅氏縣地置陽阿縣不知前漢本有此縣蓋誤記耳

元和郡縣志定州深澤縣本漢南深澤縣也以涿郡有深澤故此加南按漢地理志中山國有深澤縣涿郡有南深澤縣與此正相反亦吉甫誤記也



木理生蠶蠶卽食木人體生蚤蚤卽噬人此其性卽與獍  
食父鴟梟食母同荀卿所謂性惡者當卽此也

鮑昭蕪城賦格高五嶽袤廣三墳李善注三墳未詳或曰  
毛詩曰遵彼汝墳又曰鋪敦淮墳爾雅墳莫大于河墳蓋  
三墳不知非也若總經傳言之墳亦不止三昭賦蓋用天  
問地方九則何以墳之王逸章句云墳分也謂九州之地  
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三墳卽主九州之土而言  
與上五嶽正配若泥爲河淮汝之墳則河汝距蕪城較遠  
昭何以反舍江而言河汝乎以是知當用王逸說註此爲  
長矣

蕪城賦注引王逸說共四而  
此獨遺之可云近而不察

李善注文選極該博然間亦有遺前而引後者如卷三十

八樂府陸機猛虎行注人實難本春秋是楚巫臣語乃不引左傳而引王粲答蔡子篤詩君子有所思云注肉食亦不引左傳曹彪而引說苑東郭氏與晉獻公之答問吳趨行灼灼其華當引詩毛傳而反引廣雅豈善注亦厭陳而好新耶餘皆可類推

說文聞知聞也玉篇引說文則云知聲也今以韻略等書校之則从玉篇聲字爲是又心部慙說文一曰且也今且誤甘而玉篇所引不誤

王逸所著楚辭章句外又有漢詩百二十三篇見後漢書文苑本傳廣陵郡圖經見李善蕪城賦注正部論八卷見隋書經籍志集二卷錄一卷亦同而唐書藝文志皆不載

蓋唐時其書已亡

史記趙世家魏敗我噲字書噲通作澮今攷水經澮水出河東絳縣東西至王澤注于汾左傳成公五年韓厥所云有汾澮以流其惡卽此戰國時澮正屬趙又魏世家武侯九年翟敗我于澮惠王九年代韓敗韓于澮正義引括地志云澮高山又云澮山在翼城縣東北二十五里澮水出北山蓋澮水所出之山屬魏其入汾之處又屬趙矣

戰國魏策

亦云魏與韓  
趙戰澮北

前人云杜預爲左氏功臣顏師古爲班史功臣不知亂左氏者杜預也亂漢書者顏師古也必欲尋左氏功臣則賈逵服虔諸人是必欲尋班史功臣則蘇林張晏諸人是至

若劉炫規過則杜預之諍友也史記正義索隱之拾遺則顏師古之諍友也

南史明僧紹傳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爲姓其後也因悟伯里奚與虞公本同大宗秦伯爲太王之伯故後世卽以祖之字爲氏故氏伯也至孟明之後亦以祖之字爲氏故又氏明左傳云孟明視則視爲名而孟明爲字可知因是以推則宮之奇亦虞之同姓可知孟子云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左傳僖公二年宮之奇諫伐虢五年宮之奇又諫兩諫弗聽始云宮之奇以其族行族者同祖之親也與春秋末智果別族爲輔氏之族同况傳又明言少長于君倘非同姓何以若此若宮之奇本非同姓則

孟子何以云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豈有同姓之卿不諫而異姓之卿輔反覆陳言若此乎况姓苑本云宮姓虞有宮之奇疑宮之奇爲虞公近支較百里奚支派更親故反覆懇諫蓋宗臣之誼然也左傳史記並云以百里奚媵秦穆姬春秋之例同姓則媵異姓則否是晉獻亦因百里奚爲同姓故使爲媵以辱之至伯作百古字通南雍州記又云百里奚字井伯

三國魏志陳思王植傳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文選注引魏文帝寡婦賦序曰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今攷阮瑤以建安十七年卒粲以建安二十二年春

卒則文帝寡婦賦之作當在十七年以後二十二年以前  
諸人之作並不可攷惟潘安仁寡婦賦注兩引王粲寡婦  
賦而引丁儀妻寡婦賦者至二十歸去來辭注復一引詞  
並典則淒麗當亦同時所作不則或代儀所製按裴松之  
注引魏略太祖欲以愛女妻儀爲五官將所阻遂與夏侯  
楙卽清河公主也公主不聞有才而儀之妻雅贍若此蓋  
儀不能尙主後所娶或亦文帝戚屬故亦承命作賦也他  
作並不見然卽以此賦論已可伯仲文姬師友辛憲非鍾  
琰等所可及也

文選四十二陸機答賈謐詩又引丁德禮寡婦賦按魏略  
丁儀字正禮廩字敬禮此德禮當亦儀廩昆仲今攷德禮

又有厲志賦見文選注四十卷

曉讀書齋二錄卷下終